

邓晨曦>著

中国海军抗日战争史诗

铁甲家族

上卷



海风出版社

| 中国海军抗日战争史诗 |

铁甲家族

海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甲家族：中国海军抗日战争史诗/邓晨曦著. —福州：
海风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80597-840-6

I. 铁… II. 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5060号

铁甲家族

作 者：邓晨曦

责任编辑：周海文

装帧设计：王伊陆

出版发行：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187号 邮编：350001)

出 版 人：焦红辉

印 刷：福州千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67印张

字 数：1000千字

印 数：1-1000册

版 次：2008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200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978-7-80597-840-6/Z·156

定 价：88.00元 (上、下卷)

第一章

1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东京遇上了五十四年不遇的大雪，鹅毛大雪编织成的雪帘将东京裹得严严实实。交通早已停顿，行人不见踪迹，不少羁留歌舞剧院的观众只好准备在改成临时旅馆的剧院中栖身。就在这个严峻的时候，身穿着黑色呢军服的中华民国海军上尉林中天顶着漫天的大雪，来到他刻骨铭心的目的地——日本海军军令部第一部部长别浦左卫门中将的官邸前，向门岗警察冈田递上一封致函，要求转呈给别浦左卫门将军。年轻的林中天以毫不畏惧的口气在信中说，别浦左卫门将军必须将虏获他祖父林国忠的花翎顶戴归还林家。如果在本日下午六点前拒不归还，林中天则用佩戴的“军人魂”短剑刎颈，以灵魂与别浦家族交战，了结中国海军世家林中天家族与日本海军世家别浦家族延续了

四十二年的宿恨。

警察冈田用冰凉的手接过林中天信，指尖感觉到尚存的林中天体温，一定是捂得很久了，预感到今天将有大事要发生。冈田从上国小的时候就认识了林中天军帽上的一行“中华民国海军”的汉字，中日甲午海战的胜利膨胀了他围棋盘大的脑袋，蔑视中国成了他盲目的腐蚀剂。但是现在他被林中天英气逼人的风度所折服，恭恭敬敬地进了第二道门，将信交给一位下女，恳请她务必亲手转交给将军阁下，因为那个中国海军军官还在门外的大雪中等候回音。看架势，他是准备有来无回了——刚才冈田已经瞥见林中天敞开军大衣取信的时候，露出了佩在左边裤缝上的用鲨鱼皮当剑鞘的“军人魂”短剑。进海关的时候，照理是不允许中国军人携带武器的，这位海军军官怎么会有短剑在身？一定是有非常规才有非常礼的举动。冈田提醒自己得多加小心监视林中天的一举一动。

此时别浦左卫门正襟独坐在一间宽大的书房内，挺直腰板显示着军人的风范和健康的体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毕业于海军兵学校第三十九期，次年被授予海军下士官军衔，开始从军生涯。他从不仰赖父亲秋山海军少将的庇佑，以优异成绩选送入海军大学深造，毕业后就遴选往英国学习、研究军事。后累任至海军少将，出任“千鹤”号巡洋舰舰长，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加入参与“上海事变”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渴望在长江与中国海军再次决战。未果后，晋升海军中将，调任海军军令部出仕。

他身后是一幅“风林火山”的座右铭，是他父亲留下的墨宝。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有一句名言：“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日本战国时代武田信玄在军旗上写上这句名言的缩写“风林火山”，从此成为武士们的战争信条。别浦将军的父亲是由幕府选拔出来的直属武士，当上了一八六六年幕府依靠本国力量建造的第一艘蒸汽军舰“千代田”号的海军军官。从此别浦家族成了日本的海军世家，乘载着铁甲战舰的华丽家族。配有黑色腰带的灰色和服是别浦家世代永远不忘武士身份的象征，上面绣着五个小的圆形族徽号，看上去像铁甲战舰溅起的一朵朵小浪花，此刻穿在别浦左卫门将军身上显得特别骄傲。他打开了下女呈上来的林中天的致函，在信中的字里行间，林中天宛如一艘鱼雷艇毫无顾忌地冲向烟囱林立的敌方舰队。

“蝼蚁！难道这个才二十八岁的林中天注定要成为重新点燃两个家族世仇火

药桶的火花？”将军顿然觉得自己受到了先父手下的败将——中国海军后代的挑战，这让他受不了。羯磨是日语从印度语吸收过来的一个词，是佛教关于一个人今生命运哲理的部分，一个人这一生的命运是由他前生的所作所为注定的，前世行善则给今生带来很高的社会地位；如若作恶多端则相反，就像今生的品行完全会影响来世的命运一样。

想到这里，将军轻轻地把信放在他所坐的榻榻米上。这种灯心草做的垫子，大小一样，六英尺长，三英尺宽，所有的屋子或房间，都能够刚好放下一定数量的垫子，所以全都有一定的格式，这正如别浦家族的行事准则规规矩矩。他抬头就看到了放在书架上的那一顶林中天想索回的大清北洋海军“镇远”号铁甲舰副管驾林国忠的花翎顶戴，两根孔雀翎上的花眼似乎像战死的主人的一对怒睁的眼睛直对着他，令他感到热血沸腾。这件战利品是他父亲虏获的骄傲，每到天皇过生日的这一天，他必把它连同父亲在甲午海战中所获的代表日本帝国最受尊敬的“瑞宝”勋章、“猛虎”勋章、“旭日双辉”勋章一起拜祭父亲。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曾在头版上刊发过这只花翎顶戴的照片，连篇累牍地讴歌别浦家族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丰功伟绩。这一天是别浦家族最风光的日子。那么，在别浦家族最显赫的战利品中再添上一件，岂不是令人振奋的快事？于是别浦左卫门将军起身将林中天的来信毕恭毕敬地放在花翎顶戴的旁边，仿佛冥冥之中向隔海对峙的中国海军舰队发出应战

“我就成全了这位年轻的仇敌了吧！”他强压下自己的怒火。一向他所不齿的手下败将中国海军，过了半个世纪居然在别浦家的大门外赫赫地站着一个挑战者，而且要用日本武士才有资格享有的自裁权利向他复仇！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想起了中国人的一句格言。

林中天是受中华民国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上将的派遣，到日本验收定购的二千六百吨轻型巡洋舰“平山”号的。闽系海军领袖陈绍宽于一九三二年一月接任海军部部长后，不遗余力地筹划中央海军的建设，但是限于海军经费严重不足，只能囿于在江南造船所制造的十六艘舰艇中步履维艰。除“平海”轻型巡洋舰、“逸仙”轻型巡洋舰及“咸宁”、“永绥”、“民权”和“民生”四艘炮舰稍具战斗力外，其余的根本不能用于作战。也因为款绌，所以才向日本一家小造船厂定购“平山”号，尽管形式新颖，设备齐全，还有各种装备的新式武器，但是技术

参数很低，距英国和德国在海军竞赛中的世界战舰最先进发展水平相去甚远。

“这是我们海军部勒紧裤腰带才挤出的钱定购的，你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检查它的质量。”陈绍宽授命的时候寄望甚殷地对林中天说。林中天出身福州海军世家，他的祖父林国忠与陈绍宽的父亲陈世盘同在北洋海军供职。父亲林树庆中将与陈绍宽有同窗之谊，光绪三十四年一同于江南水师学堂第六届学生堂课毕业，又受北京海军处派员点验后在“通济”练习舰上见习，现任海军福州马尼要港司令。林中天并不依赖自己家族与陈绍宽家族的渊源，以优异成绩考入烟台海军学校，嗣后再赴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中尉班和波斯麦斯专科学校深造。一九三五年秋天毕业回国，即被慧眼识英才的陈绍宽任命为海军部上尉副官。

去日本公干，是林中天的夙愿。他想借此机会，向别浦家族索回祖父的花翎顶戴。进日本国海关是不准带佩剑的，不过他早已经托自己神通广大的同学、现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二秘徐又子弄到一把“军人魂”佩剑。他不告诉徐又子弄短剑的真正目的，只说是必须有一把佩剑才不会在日本军人面前矮三分，徐又子信以为真，就答应帮忙了。

林中天很快验收完了“平山”号轻型巡洋舰，又由造船厂老板片山带他去横须贺造船厂参观。横须贺造船厂的前身是横须贺制铁所，由一八七一年明治新政府建成，今天已成为日本海军造船的中心。当年击败中国北洋海军的日本联合舰队的“天龙”号巡洋舰、“海门”号巡洋舰、“武藏”号巡洋舰均是由横须贺造船厂建造的。林中天在船坞上见到正在建造的一艘巨型战列舰，它宛如海上的钢铁城堡巍然矗立在眼前。他用行家的眼光测量它的标准排水量约为三万四千吨，主炮为双联装四百毫米炮，应该有四座。

片山讨好地告诉他说：“中天君，悄悄地告诉你吧，它的吃水量是三万四千吨，主炮有四座，是双联装四百毫米的，可惜我的工厂太小了，接不了大订单。”

林中天不由得联想到海军部定购的二千六百吨的“平山”号轻型巡洋舰，与它相比简直是一条小舢板，日后一旦交战，只要两颗炮弹就足以将“平山”号按入海底。

片山见林中天不吭声，以为引不起他的兴趣，又神秘地说：“我听横须贺的朋友说，众议院和贵族院已经批准建造一艘世界第一的战列舰，标准排水量是六万四千吨，配备九门四百六十毫米的主炮。”

林中天冷静地问：“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大和’号。连舰型都已经定下来了，真叫人羡慕啊！”片山啧啧称赞地说，大概想到自己的工厂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片山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向林中天所夸耀的海上富士山——“大和”号战列舰在后来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被美军战机炸沉。

忽然，一位五短身材的日本海军少佐像鱼雷一样射到林中天和片山的面前，几乎是一触即爆，他的一双罗圈腿特别醒目，假如脱去军服，就是标准的战国时代冲锋陷阵的武士。他朝着早已吓得发抖的片山吼道：“八格！怎么把支那海军带到军事禁地来？”他的每一个字都透着传统的日本武士对町人的轻蔑。林中天知道，在日本的封建时代，商人叫作“町人”，比农夫下贱，武士随时可以把看不顺眼的町人的脑袋拿来试刀。

片山本能地打着颤回答：“少佐阁下，他是我的客户，是外务省特许他来参观的。”

少佐这才转身面对铁锚一样站定不动的林中天说：“我是大日本帝国海军少佐五十岚，请问贵国海军的舰艇现在有多少排水量？”

林中天说：“总排水量八万余吨。”

五十岚讥讽地补充道：“舰船吨位最大的是驱逐舰‘建康’号三九九百吨，小的仅三五百吨，知道大日本帝国海军舰船总吨位是多少吗？”

林中天了如指掌，答道：“是我军的十八倍，其中战列舰十艘，航空母舰十艘，重型巡洋舰十八艘，轻型巡洋舰二十艘，驱逐舰一百十三艘，潜艇六十五艘，共计二百三十六艘。还有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机七百零三架，岸基飞机一千四百六十九架。我军只有十几架水上飞机。”

五十岚嘲笑地说：“那么瞎子摸象能摸出什么名堂？”

林中天冷峻地回答：“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许阁下连这个做军人最起码的常识也不知道吧？”说完后转身离去。

五十岚倒呛了一口气，半晌才怒气冲冲地朝林中天的背影吼道：“支那人！日清海战，你们北洋海军的总吨位是我们联合舰队的两倍，都被打败了，现在你们的实力连北洋舰队都不如，还想跟我们较量？”他发怒得像爆发的火山，吓得片山连连哈腰，拼命赔罪后，才跌跌撞撞地追赶林中天去。

外粗内细的五十岚事后在门内那里查到了这位中国军人的真实身份：林中天，中华民国海军部上尉副官，别浦家族的世仇、支那海军世家林国忠的长孙。

“终于等到我五十岚较量的对手了！”五十岚朝着大海舒心地自语道。这个别浦家的长子踌躇满志，眺望铁灰色的海面，仿佛看见自己率领着庞大的联合舰队向太平洋西岸的中国进发。

离开了横须贺造船厂，林中天的第二个心愿是到东京的上野公园。

上野公园的樱花，林中天已经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从电影上见过。一旦和风吹过，花海推波，一道涟漪接一道涟漪地将柔软的红色蔓延到天边，把天际都染红了。如织的游人三五成群地坐在樱花树下或轻歌曼舞，或开怀畅饮，或俳谐连歌，煞是美丽。这一道著名的风景已经牢牢地印在林中天的脑海里。可是现在他走进上野公园，正值隆冬，樱花未开，光秃秃的樱花树枝干挺拔，如同一柄柄出鞘的杀气腾腾的武士刀，假如这时候枝头上能够残留一朵樱花的话，便是凝在刀尖上的一滴血。

林中天从一棵棵铁骨铮铮的樱花树旁走过，来到两只巨大的铁锚面前站定，这两只铁锚各重四吨，林中天对它们早已烂熟于心。铁锚周围环立着十枚主炮的炮弹，再以锚链围绕，仿佛将这两个钢铁铸成的战士锁禁在仇敌的囚笼中。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将北洋海军“镇远”号、“靖远”号等军舰俘获。为了夸耀战绩，日本海军将“镇远”号铁甲舰的两只四吨重的铁锚陈列在上野公园。十枚炮弹正是“镇远”号主炮的炮弹，仿佛是北洋海军被残酷剩下的十根手指，遗弃于此，任由日本游客嘲笑唾骂。林中天的祖父本是“镇远”号上的副管驾，军舰上的两只铁锚好比是他的左膀右臂，所以林中天从小进私塾的时候，就被父亲教导，祖父的钢铁身躯被囚禁在东京的上野公园，代表祖父不死灵魂的花翎顶戴被锢锁在别浦家中！

林中天双膝一曲，跪了下去，将头磕在异国这曾经落满樱花花瓣的冻土上，失声恸哭起来。这哭声夹着积郁四十多年的耻辱、仇恨和无奈低低地流淌。林中天边哭边说道：“祖父，不孝孙子中天看您来了！”

忽然，有一颗小石子砸在林中天的头上。林中天不为所动，磐石一样跪着。继而就有十几颗小石子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旋即，响起稚气的嘲笑声。这是十几个路过的日本国小的学生发现了林中天在祭拜战败的清国海军的大铁锚，一

股本能的鄙视驱使他们向林中天发动攻击。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战争的胜利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那个时代是日本对中国的蔑视达到了极点的时代。几乎是所有的日本人都相信，名义上是统一，而实际上被军阀割据得四分五裂的中国是不堪一击的，只要对没有建立起国家体系的中国发起攻击的话，中国就会立即跪地称臣。

林中天的祭拜仪式还没有完，根本无视小学生们的恶作剧，一动不动地跪着，一种与战死的祖父遥接万代的情感笼罩着他，穿着黑色军服的身躯，似乎已经被岁月的风雨浸凌得发黑的锚链连接在一起。

一位闻声走来的日本姑娘看见了，顿时被林中天的大度所感动，她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海军军官有如此的尚武精神！她喝退了小学生们，这时候林中天才慢慢地站起，转过身来，与美丽绝伦的落叶小姐四目相接。她十九岁，仪态高贵，身材苗条，穿着一件浅色的和服，系着彩色的腰带，头发高高地挽成一个髻，脚上是精致的草鞋，腋下挟着画夹分不清她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

落叶慌忙低下头，深深鞠躬，致歉地说：“先生，真对不起，我为孩子们的无礼，向您道歉。”

林中天脸上的悲凉很快地改变成一种肃穆说：“非常感谢小姐对我的理解，告辞！”他将脚跟一碰，行个军礼，转过身准备离去。

落叶赞叹道：“你知道吗？你是四十二年来第一个敢到这里凭吊的中国军人，我很敬佩你！”

林中天拒绝了她的美意，回头说：“小姐，你我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两血秋风里，模样浑不同。’”他不知不觉地脱口说出了一首日本原石鼎的俳句。俳句是日本的一种诗歌，日本韵文学的一种传统形式，也是世界文学中最短的格律诗之一。林中天在英国研究日本历史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解这种在遣唐使和学问僧来唐朝学习，将汉字带回日本以后才合咏和歌而形成的诗歌。

落叶惊喜地反问道：“原来先生喜欢俳句？‘我道苦情春风里，忧思现君眉宇间’。”她用和歌大师西山泊云的俳句巧妙地描述林中天的心情，以作为重启话题的开端。

林中天说：“我是军人，喜欢贵国的俳句，是为了研究战争的对手做准备的。”说完了又要准备走。落叶赶上前两步，不想放他走，说：“言自我口，

愁显于君面’，先生猜猜我叫什么名字，我才放你走。”

林中天不想做出有损中国海军脸面的事，只好说：“请小姐赐教。”

落叶又说了一句著名的俳句：“‘翻飞白昼坠，落叶是我魂’”。

林中天立刻猜中了，说：“这是贵国渡边水巴的俳句佳作，我猜小姐的芳名叫落叶。”

落叶明知故问，缠住他，说：“知道是什么寓意吗？”

林中天答道：“是借落叶表达羁泊无依的心情。小姐，现在我可以走了吗？”他由此判断，名字如此优雅的落叶，十有八九是出身名门望族。

落叶再也找不到借口，只好说了一声“再见”，眼睁睁地看着她喜欢的异国军人走进浓浓的暮霭中去。落叶再也无心画画了，落寞地站着，因为她知道再也没有机缘见到这个让她暗生情愫的少年郎了。

欢迎林中天的接风酒和替林中天践行的酒，二等秘书徐又子是一块安排在银座的一家艺妓馆的。随风扑动的暖帘和五颜六色的灯笼所显出的欢乐气氛，也没有让林中天高兴起来。徐又子叫来了四个艺妓，有猜拳的，有被徐又子脱成半裸体的，还是让林中天露出一丝笑容。林中天默默地喝着红乔尼哇加酒，一直抽着樱桃牌香烟的徐又子见状，就叫艺妓弹三弦，唱日本浅草的诱人歌谣。林中天触景生情，不由得回想起在上野公园见过的落叶，那只是从军舰上空飘过的一朵彩云，瞬间就会被海上的暴风雨吞噬。林中天这样想到。

“怎么，想什么心事啦？”徐又子滑溜溜的眼睛瞅住了林中天的心思，“说实话，来日本的这几天，是不是有了艳遇？”

林中天用家乡——福州话说：“谁像你？一到日本就被东洋女人迷住了。你外公三天两头从福州打电话给我，叫我这回到东京劝劝你。看来，我也是嘴上抹石灰，白说。”

徐又子得意地说：“说到舰船你是行家，说到女人你就外行了，世上的女人数日本的好，日本女人又数浅草的好。不信，今天晚上我就叫一个浅草的艺妓陪陪你，不管你欲仙欲死，过两天就不想回南京了。”

林中天说：“老同学，今天要不是为了不拂你的好意，我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徐又子恍然大悟，说：“哦，我怎么忘了，你是订过亲的，是有主的猪头了，怎么敢越雷池半步？”

林中天知道，从前福州人路过肉摊，往往对又便宜又实惠的猪头预先对摊主挂号预定，等办完事转回家的时候，再过来把抢手的猪头买走，所以福州人视这种猪头为抢手货，才有了这一句演变为婚姻已定的俚语。于是说：“你少挖苦我！你何尝又不是不知道陈家小姐是家父指腹为婚的，我根本不同意。”

徐又子说：“这才像一个留英的洋学生说的话！陈家小姐是旧式女子，她怎么可以跟我们这种手摇文明棍的留洋绅士相匹配？”

林中天说：“你想岔了！你是外交界的风流情种，我可是保守的中国海军军人。你我是海上的舰船，各走各的航道。你还是把答应东西给我吧！”

徐又子说：“原来你今天晚上来赴约就是为了一把‘军人魂’？给你，我早给你备下了！”说着从大公文包里拿出一把鲨鱼皮剑鞘的短剑。

林中天接过“军人魂”，拔剑出鞘，顿时寒光闪闪，立刻引起艺妓们的一阵尖叫。

徐又子连忙搂住那个叫得最响的艺妓节子，捏捏她的脸蛋说：“宝贝！你们日本女人还怕刀啊枪的！保不准你外婆还是幕府时代的女武士哩！”

节子嗲声嗲气地说：“先生，妓爱俏，妈爱钞，我们不发嗲，你们早把我们姐妹给忘了。”

“那就补补课吧！”徐又子一把将节子和其他艺妓扑倒在榻榻米上乱啃乱亲，逗得艺妓们咯咯地笑成一团。

林中天径自在一旁欣赏着锋利的短剑，剑气如丝，他看得真真切切。据说，只有直面死亡的猛士，才能看见剑气的。他已经决定了，明天背着徐又子，到别浦左卫门将军的府邸去了却夙愿。

趁着徐又子喝得烂醉如泥，林中天往他的西服内袋中放进了一封诀别信。

2

林中天站在别浦家气宇轩昂、石墙苍劲的古宅前，如同一道巨大的黑色感叹号戳在大雪茫茫的天地间。他在等候别浦左卫门将军的答复。

他不知道他的雄姿吸引住了藏在古宅二楼窗户后的一双樱桃眼睛，秋波里闪烁的是惊讶、爱慕和担忧。这双眼睛的女主人从小听到的中国海军军人的形象，不是偷偷地利用铁甲舰长途走私鸦片的赌鬼，就是含恨战死而将自己的花翎顶戴长留在父亲书房里的败将。胆敢单枪匹马冲到敌营前叫阵的中国海军军人，她是头一回见到，所以立刻被深深地迷住了！她原以为自从在上野公园与他匆匆一别，再无缘相见了，不料今天他就站在她家的大门前，同她的父亲别浦左卫门将军对阵。这个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她爱死他了！忽然听得大门一声响，落叶小姐看见从洞开的大门里走出了自己的大哥五十岚。她紧张得大气不敢出，知道大哥是奉着父亲的命令去见林中天，心头像有小鹿一样乱撞。

五十岚走到林中天面前说：“支那人，我们真是有佛缘呀，在横须贺刚刚分手，又在我家门前相见了，我身为别浦家的长子佩服你的胆量。我父亲让我告诉你，你的要求是无礼的，快回去吧！”

林中天一见五十岚，也吃了一惊，别浦家有五十岚这样的猛士，真是将门出虎子，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是我等了多年的机会，唯一的机会！”

五十岚傲慢地说：“你是败军之将的后代，有什么资格向胜利者要回战利品？”

林中天毫不退怯地说：“上可杀不可辱。你的祖父可以在战斗中杀了我的祖父，但是不可以将他视为至高无上荣誉的顶戴，到处展览，供人嘲笑！这是林家的奇耻大辱，希望到此结束。归还我祖父的顶戴，这也是你们家族的仁德。”

五十岚讥讽地说：“仁德？哈哈！仁德，那只是你们支那人可怜的面具！我们天照大神的子孙对被打败的敌人绝不怜惜，更瞧不起他的乞求！你回去吧！”

林中天大声喝止道：“你错了！我不是来乞求的！我是用中国军人的精神来跟你的家族决斗的，我再重申一遍，如果到六点钟，不答应我的正当请求，我就以死明志！”

五十岚顿时忍受不了林中天从骨子里直逼出来的无畏气概，额头上青筋暴涨。刚才父亲把他叫到书房给他看林中天信笺的时候，他倒抽了一口冷气。起初他不相信中国海军中会有这样舍生取义的勇士，后来他叫嚷着恳求父亲让他出去与林中天决斗，决不让别浦家蒙受如此侮辱！母亲菊子和妹妹落叶听到五十岚的

震怒声连忙赶到书房，但没有吱声，默默地等待别浦左卫门将军作出决定。别浦左卫门冷冷地说，林中天只是中国人常说的银样镗枪头，叫五十岚出去把他赶走了事。可是五十岚发现对手绝非等闲之辈，还居然不怕死，不由得勃然大怒道：“住口！你有什么资格侈谈死？光荣去死，是大日本武士才配享有的资格！你还是回去，慢慢地终老，死在自己的床铺上吧！”

林中天高傲地回答：“少佐先生，日本原是一个山野蛮族，如果不得到中国魏晋隋唐文化的滋养，他自己本身是决不能在二千年的短短时间当中发明得出高尚的文化来的。早在二千六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出现士的阶层。中国的士讲究仁义，注重诚信，轻生死，重承诺，能为知己者死！你们日本武士的‘士’本是从我国士文化中脱胎而来的，你竟然敢蔑视一个产生贵国母体文化的国家，这也是对自己国家的侮辱！”

五十岚气得发抖，对尾随在后的冈田说：“冈田君，到六点钟的时候提醒他自杀！”说着转身进了大门。

“嗨依！”冈田毕恭毕敬地朝五十岚的背影低了一下头。

林中天的军帽和军大衣上落满雪花，他轻轻地跳一跳，抖一抖，拍净了身上的积雪，顿时觉得浑身上下轻松了。他看看挂表，已经五点，知道离死的时候近了，于是笔直地站着，迎接那个神圣时刻的到来。他已经毫无牵挂，唯一羁绊的是在老家指腹为婚的未婚妻陈宜书。昨天已经将写给她的诀别书塞进好友徐又子的口袋，等他酒醒后发现了会转给她的。他想自己无法跟前辈林觉民一样能给妻子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与妻书》供后代景仰。他只能在信中向陈宜书道歉，不能按父母之命与她完婚，希望她另适他人，将只见过一次面的自己忘记。

去年林中天从英国学成归来，到海军部报到之后，获假从南京回福州探亲。拜过祖宗后，父亲林树庆告诉他，会亲的日子定好了，让他有个心理准备。“爹，是不是太仓促了？我还有许多正事要办，等到下回再见面吧！”林中天不满意这门婚事，但又不敢违抗父命，就想拖延。

林树庆正色地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已经功成名就，就当早日完婚，再去酬志四方，难道这不是大事？”

林中天推辞道：“爹，我的假期很短，要会见同学，要去马尼海军学校拜见

恩师，还要去拜见前辈萨菩萨，几乎没有分身之术。”他急中生智，连海军元老萨镇冰都搬出来搪塞父亲。

“你放心，会亲的时候，我已经顺便把你的同学、恩师，还有萨菩萨全都请来了，爹就怕你没时间。”林树庆毕竟是将军，庙算的高手，早把儿子的心计识破了，围堵得他无路可逃。

“好吧，我答应了。”林中天再也无话可说，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可是事后他挺苦恼的，就将心思告诉了好友徐又子。徐又子刚刚被外交部任命为驻日使馆二等秘书，不日即赴东洋，正百无聊赖哩，一听来事了，就出了个馊主意，说：“中天，我有办法对付陈家小姐，让她在会亲这一天当众出丑。”

“你不可乱来。陈家可是福州海军望族，宣书的父亲陈仲先将军是福州马尾海军学校校长，造船专家，你怎么让这样的名门之后丢脸？”林中天连声反对，他知道海军世家最看重的就是名声，怎么能耍出宵小的伎俩。

徐又子狡黠地笑道：“不会的。正是因为陈家是名门，所以我才用名门应有的优雅办法对付陈小姐，让她觉得配不上你，也让陈家和会亲的亲朋好友都有同感，这样你日后若想退亲就有把柄了。”

林中天半信半疑，问：“好吧，说说你的优雅办法。”

徐又子一一道出后，林中天不得不佩服，拍拍老同学的肩膀说：“老同学，你真够鬼灵精的！”徐又子得意洋洋地要求道：“我徐又子从不白白出手的，有个先决条件。”

林中天说：“开价吧！”

徐又子咂咂嘴巴说：“请我到聚春园吃佛跳墙。”徐又子很精明，一开口，便是要吃闽菜的金字招牌菜，一罈佛跳墙名菜得要五十块光洋。

林中天想只要能退亲，花再大的代价也值得，便痛快地答应了。

会亲就在林家的主厅堂举行。林家住在福州的三坊七巷。福州建城二千多年，三坊七巷是福州城的灵魂。三坊为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七巷为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多居世代簪缨的官宦人家、文人学士和海军将领。史称“晚清风流看侯官”。侯官即看三坊七巷。林家世居官巷，朱门大户。以粉墙相围，入口小巧简洁。院落纵向布局，三层引深。主厅堂在第一层，福州人叫“进”，一进即一层：院子为前，院子两旁是耳房，从院

子上台阶是厅堂，厅堂两侧是厢房。三进即是延伸三层如此格局、逐步引深的建筑。主厅堂较为高大，落地的红木屏风中悬挂着列祖列宗的峨冠博带的画像，下方横陈着一条长供桌，陈设着时鲜花果。宾主分尊卑，轮齿有序地坐定后，林中天发现主角陈宜书还没有到。

海军少将陈仲先笑吟吟地对未来的亲家林树庆说：“树庆兄，抱歉得很，小女去接她的伯公，很快就到了。”陈仲先与萨镇冰有远亲关系，陈宜书称萨镇冰为伯公。

“不急，不急。有令媛来接萨老，是我林家的福分。”林树庆已经把陈宜书当成自家儿媳了，林中天听了暗暗发愁。他求援地看看坐在后座的徐又子，徐又子权当没有这回事，正向一个女同学大献殷勤哩。林中天心不在焉，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陈仲先和陈太太的提问，忽然听见自家佣人林水官的报门声：“萨上将和陈小姐到——”

众人立刻起身相迎。林中天只见一位端庄贤淑的少女搀扶着矮小精瘦、穿着布衣、布鞋、布袜尤如乡间私塾先生的萨镇冰走进院子里来。萨镇冰是前清北洋水师“康济”练船管带，中日甲午海战兵败后，自杀殉国未成，受革职处分，后清政府设立海军部，萨镇冰出任海军统制，继而又任北京政府海军总长、代国务总理。现在荣任海军部高等顾问，留居家乡福州，从事社会救济工作，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萨菩萨。他一走进厅堂，犹如瘦虎雄风，使旁边衬托的少女陈宜书更显得楚楚动人，气度高雅。

“好聪明的姑娘！能够巧妙地起动萨上将为她的婚姻奠定基石，不愧是大手笔！”林中天暗暗地叫苦，连忙跟着父亲抢上前去拜见萨镇冰。萨镇冰风趣地说：“今天不要把本末倒置了。我只是大副，舰长可是这位华南女子学院的高材生陈宜书小姐。”

就这样，陈宜书被萨上将有谋略地推到众人的面前。她极有礼貌地先向林树庆夫妇请安，再由父亲陈仲先引领着向宾客们一一打招呼。最后，是林树庆把她介绍给儿子林中天。陈宜书穿着浅蓝的上衣，下系深色的短裙，素净的校服映衬出她洁朴高雅的外表，如果淹没在一群女学生当中，她迥然不同的气质依旧可以让她脱颖而出。乍一见面，林中天对她是满意的，但是却激不起爱情的浪花。两人刚刚握手，同学会的捣蛋鬼们就鼓掌祝贺。双方的家长都漾起满意的微笑，宾

客们无不称赞这一对璧人的天作之合。

林中天急着用眼光向徐又子暗示。徐又子故弄玄虚地走到陈宜书面前，自报家门地说：“我叫徐又子，是中天中学的狐朋狗友。听说你不久后就是中天大哥的夫人了，可是要当我的嫂子得具备一个起码的条件，不知道身为大家闺秀的陈小姐是不是准备好了？”

陈宜书不露齿地淡淡一笑说：“只要是学堂和父母应该教的，我都学会了。”她很得体地回答，立刻赢得众人嘉许的目光。

徐又子含而不露地说：“听家母说，我们三坊七巷的大户小姐都会捞线面，以备出嫁后的头一天早上就得捞线面孝敬公婆。今天还不是陈小姐出阁的日子，不妨先当众预演捞线面，孝敬一下你的伯公萨上将，如何？”

“遵命，徐先生。”陈宜书毫不迟疑地回答。

林树庆一听，就乐呵呵地说：“能够在寒舍请萨上将吃一碗太平面，是莫大的荣耀。请萨上将赏个面子。”

萨镇冰笑眯眯地说：“有宜书给老朽捞线面，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我一定吃，一定吃！”

徐又子乘机起哄：“未来的新娘子捞线面，大家都到厨房去沾沾喜气！”

于是大家都跟着陈宜书去厨房看热闹，徐又子向林中天丢了个得计的眼色，林中天还是忐忑不安。

线面是福州特有的一种面条：将上等精制面粉用好茶籽油揉匀，然后用手工拉长，越拉越细，犹如头发丝，有几丈长，中间用几个木架间隔撑着晾晒，柔韧不断。食用的时候，将一札线面放入沸水中旋即烫熟，用筷子捞起，余入鸡汤或者高汤，再加上两个荷包蛋，即是一碗待客的上品佳肴。

徐又子早已买通了林家的厨子五弟，给陈宜书准备了鸡汤、沸水、线面、荷包蛋，唯独没有准备捞线面用的筷子。大家正觉得诧异，林中天的母亲任榕卿急得已经发话了，说：“五弟，快给陈小姐拿一双筷子来！”可是五弟早已经不见人影了。陈宜书明白了三分，聪慧地说：“伯母，不用筷子了，我能够捞面。”话音一落，把大家都镇住了，直勾勾地看着这位文静的陈家大小姐怎么表演空手捞面。徐又子和林中天会心地相看一眼，林中天明白徐又子的诡计是陈宜书如果不会捞线面，就不配当林家的媳妇；没有筷子，陈宜书如果将线面捞糊了，也不